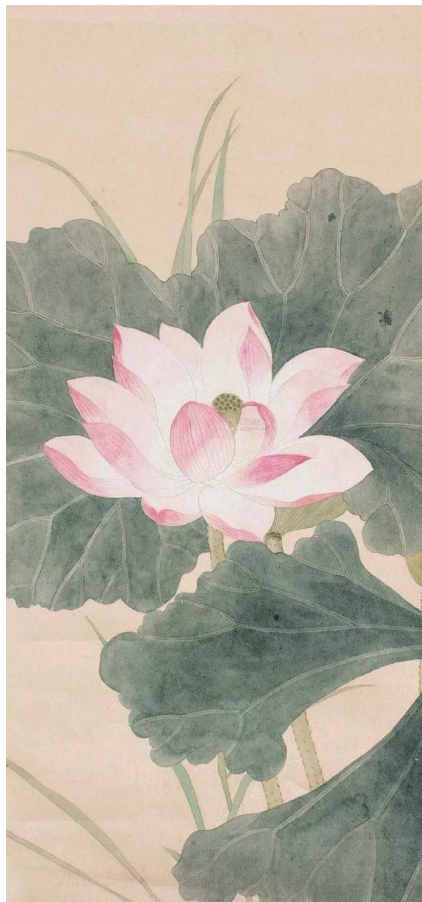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半壶酒半首诗

□甫跃辉



陆春祥老师约我到桐庐乡村里看看，我怎么犹豫就答应了。是该出门两天了，不然都要在家里闷得发霉了。

桐庐是杭州的郊区，经济之发达，自然是可以想见的。但事实还是超出我的想象，我没想到，三通一达几大快递公司的总部都在这儿，或者即将搬迁到这儿。这不过是一个县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不在城里，而在乡下。我要去的地方，是桐君街道梅蓉村。

梅蓉村，原本是富春江河道内冲积形成的一片沙洲。土地不肥沃不说，还年年水灾。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一些人到来了，或许是为了逃避兵燹？如今已难确知。只知道他们来了就不走了，在这儿垦荒种树种地，直到几十年前的梅蓉大队，仍在持续进行着这样艰苦的劳作。时日迁移，一片苦瘠之地，变得日益富饶。但富则富矣，这儿仍是乡村模样，并没建起多少高楼。

我们去了罗家大屋。建于清末的罗家大屋可够旧的。而在梅蓉，这样的明清古建筑共有八十多处。在罗家大屋，雨水从瓦沟间一沟一沟地筛落，噼里啪啦地砸落在院子中央四方方的天井里，排水孔发出咕嘟咕嘟的吞咽声。我们只能在屋檐底下行走，在一进门左手边，发现一处柜台前挂着几个金色大字：“一壶酒一首诗”。这样一个地方，是适合饮酒，也适合写诗读诗的。柜台后就摆着好几排酒呢，一个个红艳艳的玻璃缸里，酒里浸满了杨梅。同行的当地朋友说，杨梅泡酒，都是用杨梅把酒罐塞满，空隙里倒进酒就行。朋友顺手拿了一瓶，说，中午就喝它了。

到一处农家小店，一处小院落，一排小房子，进到一处后，菜渐渐摆上来，最特别的一道菜，是石斛花炒鸡蛋。还是头一回吃这菜。吃花绝非云南人的专利啊。这菜倒有几分像我在大理吃到的茉莉花炒鸡蛋。色彩稍逊几分，口感少了绵软，却多了几分爽脆。又喝着杨梅

酒，连连搦了好几筷子吃。

不多时，饭店的老板来了。他姓寇，比我爸小两岁，我于是喊他寇叔。寇叔说，他一年四季就忙两件事，经营这饭店，管理杨梅林。我问他，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益呢？他说了一个我不敢相信的数字：一百多万！再看他看那双手，满是老茧，我和他握了握手，一双手干瘦，冰凉。我和寇叔一杯接一杯喝着杨梅酒，渐渐地，雨小了。我们决定去杨梅林看看。

我所住的小区里就有杨梅树，然而，在塔坞里见到的杨梅树，是我所不熟悉的。一处山坳间，杨梅树一棵一棵，婆娑，墨绿，犹如唐朝姑娘沉甸甸的发髻。路上到处是杨梅，走到杨梅树跟前，地上就掉得更多了。我用鞋底去碾，鲜嫩的杨梅肉瞬间化为浆水，同时，舌尖似乎尝到了一股酸甜的滋味。这还没真吃到杨梅呢！

雨又淅淅沥沥地落下来。我没去避雨，一个人在杨梅树前站站，一边从树上摘杨梅吃，一边听着远远近近的雨声和鸟鸣。山坳间，到处都是寂静，到处都是酸甜的滋味。

记得去年六月，我到浙江桐乡，尝了当地特产梅李，时隔一年，到浙江桐庐，尝了这么多杨梅。无论梅李还是杨梅，皆是时令水果，难以保存。在江南，我尝到了它们最本真的滋味。

离开时，寇叔从一条小道钻出来，手里拎着一大筐湿漉漉的杨梅。原来刚才他是去摘杨梅让我们带走呢。

一颗一颗杨梅，殷红，有点儿发白，从桐庐来到上海，只需短短一个小时。路上我在想，不必也不应该让所有地方都成为上海这样的大都市。山野、乡村、城市，应该是并存的。就如茶馆、咖啡馆和酒吧可以并存一样。这样的话，人们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有各种选择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左手学画

□吴垠

●年过40岁，日本演员片冈鹤太郎突然想学点新东西。他便谦逊地请教画家村上丰：“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想开始学画，是否还来得及？”

●村上丰点了点头：“我原本并不擅长作画，甚至拿起笔来都笨得没办法，只是后来想通了，每次作画都只求能把所感知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，做到不刻意而为，然后就在不知不觉间进步到了今天的水平。”

●片冈鹤太郎敬畏地点了点头，又问村上丰对自己学画有何好的建议？村上丰想了想，微笑着说：“不妨每天都用左手练习吧。”

●片冈鹤太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开始每天练习用左手握笔运力，尝试着学习勾线条、画素描。这样过了3个月，妻子见到片冈鹤太郎成天在笨拙地作画，便用右手也画了一幅，奚笑道：“你苦练了这么久，画得还不如我这个门外汉，是不是方法用错了？”片冈鹤太郎羞愧难当，他多次想去找村上丰问个明白，可那些天，村上丰就像消失了一般，怎么也联系不上，于是片冈鹤太郎无奈，只得继续坚持用左手画下去。

●慢慢地，他发现，用左手画画虽不如右手灵活，但正因为只能缓慢地用力勾线，这样便可以让用心去捕捉事物的本质，努力去还原它们的本相。后来终于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写实作品。

●村上丰了解到这情况高兴地说：“我曾经把用左手学画的秘诀告诉了许多人，可是最后成功的，却唯独你一人。”

●片冈鹤太郎笑了，说：“我其实跟你一样，都相信笨拙的坚持才是最好的开始。”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 我的朦胧初恋

□韶华

中学时代，既不风光，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，倒有一件至今都没有揭开的故事。

说来好笑，天生害羞，一跟女生说话就脸红甚至结巴的我，却挺有异性缘。不过我却对她情有独钟。那是上高一第一个星期，我发现坐在我隔壁桌有个剪短发的女孩，虽说看上去普通，但她穿着朴素、说话轻声细语，我都很欣赏。可好景不长，没几天，我转学到邻县上高中。

半年后，我又转学回来，还回到原来的班级。可在那个年代，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。老天助我，机会来了，当时刚好兴起了一股“环球交友风”，通过一封封信寄给几个人，再由这几个人转寄给另外几个人，这样连锁反应，就会出现很多朋友。我有一个邻居，刚上初三，他让

我帮忙介绍几个人作为他的寄信对象。我呢，就将她和另外几个同学的名字给他了，后来她也知道我是“介绍人”，于是就有了我们进一步的相识。

升高二时，要分文理班，一开始我准备报文科，在济南上大学的哥哥也给我寄来了文科的书籍，可最终我还是报了理科，而她却报了文科，于是，我把哥哥寄来的书转赠给了她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有了和她一起谈学习的机会了，有时周末不是她到我家就是我到她家。当然，学生时代以学习为主，这种朦胧的情愫只能埋在心底。后来，不知为何，在报名参加高考时她放弃了高考，我那时却认为，爱情是神圣的，既然她不考，我还考什么呢？没得到父母的应允，我就

找到班主任，要求退了38元钱的报名费。办完退学手续，我骑着单车忧心忡忡回到家，准备着暴风雨的来临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个上午——烈日炎炎，热气袭人。刚踏进家门，母亲一脸惊讶和焦灼：“你咋回来了？”“我不想读书了，想出来打工。”母亲一听，人一软，躺在椅子上，一声不吭。

说真的，那几天，是我人生最难过的几天，虽然我知道自己去参加高考也不一定考得上，但父母不会这么想，他们省吃俭用，拼命工作，就是希望儿女能考上大学，继续深造。可我却自作主张，退学了，放弃了。至今，每逢到了高考季节，或多或少我还是有点伤感，觉得这是我人生一大遗憾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伞下

□苏沧桑

笃地走路吗？也在病房里大声说话了吗？随意拖动过板凳或椅子吗？在医院的某个角落里，也许正是你发出的并不刺耳的声音，正在刺痛着某个病人，让其痛不欲生。那么楼上的那位邻居呢，也许，他（她）也正经历着某种痛苦而辗转难眠，才会深夜趿拉着拖鞋走来走去吧？这样想时，我立刻原谅了他（她）。

睁着眼睛出门上班，下了楼才发现雨还在下，还不小，而我忘了。网约车还有一两分钟就到小区门口了，上楼拿伞显然来不及了，一时有点蒙，自言自语“下雨了”。

身后传来一个女声：“我带伞了，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。”

回头见一位陌生的女邻居，大约三十多岁，短发，红裙，正将一把伞“哗”地撑开，我心里也有个声音“哗”地一响。那是比伞发出的声音小一点、比这个女声大一点的声音，成分是惊讶和感动。

同一把伞下，我的胳膊会碰到她的胳膊，我的裙子会碰到她的裙子，如同立夏时节雨与草

11楼的窗玻璃上，我听见雨在用脚敲着窗，它亦听见我睁开双眼。这是立夏的早晨，“夏，假也。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果然，花都谢了，树叶都变大了，虫鸣声比起往日响了，整个世界像是蓬松了一倍。

比如，窗玻璃外的雨声，比如昨夜楼上的拖鞋声。其实并不是很响，但突如其来的“趿拉趿拉”声，足够打断那座搭向梦乡的桥。楼上的那个人一定是无意的，并不知道会让楼下的我烦躁得发狂，让我一次次想起那年医院里一个个噩梦般的日夜。

因肠炎住院，我五天五夜水米未进，靠24小时输液消炎，备受煎熬。人虚弱了，神经却更加敏感，一些平常不过的声音汇集在一起传到耳朵里，像在切割我的骨肉——楼上椅子拖来拖去的声音，门外高跟鞋的声音，隔壁病房一群人探望病人叽叽喳喳的聊天声，有一个女的笑声特别响，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的声音……头疼欲裂时，任何声音都是利器，包括音乐风声雨声甚至亲人的问候声。

当我终于可以在家人陪伴下到病房楼下走走时，第一眼，便看到了立夏时节的阳光照在冬青树刚刚萌发的嫩芽上，毛茸茸的，无比鲜亮，觉得周围所有的声音都镀着阳光般美妙。我反思自己：以前我去看望病人时，也穿着高跟鞋笃

木的窃窃私语，散发着陌生而清新的气味。我想起同住这个小区的几位老朋友，我工作忙碌时，标哥替我顺道接送女儿；我头破血流时，樊姐夫妻和李姐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急救；我出远门时，雪姐帮我拿快递翻译出国材料；我回家过春节时，雯姐大年初一去给我家两个猫主子拜年当铲屎官……不知道是什么缘分，让我们比远亲更近。然而，这些都是老朋友，偌大的小区，邻居们大多形同陌路，我连同一楼层的另两户邻居姓名谁都不知道，见面只点点头或笑笑，从未想过打听。

同在一把伞下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却动了动，张嘴想问她叫什么，住几楼，终于还是没有问出口。她自然而然的善举，被我唐突一问，也许反而彼此尴尬了。有些情分，点到为止，也很美。尤其是邻里之间，适当的距离，互相的体谅，偶尔的雨中共伞，谁都不累。

她把我送到小区门口保安岗亭的大伞下，说：“你就在这儿等车，不会淋到雨，我坐地铁去了。”

她红色的背影远去，留在我视线里的，是岗亭边在风雨里摇曳的几朵太阳花。据说，古代的帝王在立夏这一天会率百官到郊外举行迎夏仪式。仪式上的一切装饰都必须是红的，以表达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。

三个立夏过去了，我居然从未再遇见过她。

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  
 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：冯漫图  
 编：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